

我这瓜不甜

——短篇小说选

谢挺宇 著



我这瓜不甜

—短篇小说选

谢挺宇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我这瓜不甜
Wo Zhegua Butian

——短篇小说选
谢挺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83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 1/2 插页: 8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19,000

责任编辑: 邵文 插图: 王秋
封面设计: 章桂征

统一书号: 10158·792 定价: 0.87元



作家简介

谢挺宇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。

一九一一年旧历四月二十四日，生于浙江省宣平（现属武义县）西山下村。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学院政治系，同年秋去日本，入东京法政大学文学院进修，一九三七年五月回国，不久参加抗日战争工作。一九四〇年去延安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，即来东北工作至今。

他于一九三三年开始写作，著有诗集《毛泽东同志》，儿童诗集《奇怪的故事》，短篇小说集《雾夜紫灯》、《报仇》、《验收员》以及报告文学集《卖女记》等。

自序

编完了这个《选集》，我思绪万千。

本来，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奉献给读者，不管明显或隐晦，他的思想感情，他的立场观点都在作品里，相信作者与读者应该是心心相印的，不需要作者再来讲什么话，但按惯例，好象还应该说点什么。

真格的，看看我这薄薄的一叠稿子，我觉得惭愧和内疚，我辜负了这伟大的时代和许多读者对我热烈的期待，我没有写出应该写出的较好的作品来。不怨天，不尤人，责任当然自己负。

我按写作时间编这本小说集。《古城》是我的处女作，后来一连发表了：《一羽》、《夜海棠》等。看看这几篇，我也是汗颜的，当时已有不少同志在我国大地上浴血苦战，而我写出有小资产阶级情感的作品，证明我当时是在斗争圈子之外。但我是从这里开始写小说的。我开始学步，象一个孩子，走路有点歪歪斜斜，可我终于逐渐走路了。也可以从这几篇作品里，看出当时有些青年是怀着这种思想感情的。后来，因为有强有力的伟大思想引导和内外压力，我终于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，这就是一个没有知

识的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，一个没有才华的作家写的没有才华的作品。

在“史无前例”的十年浩劫中，我写的长篇小说《特殊工人》原稿二十五万字（未完成），和电影文学剧本《五月幻想曲》修改稿五万字都佚失了！如果这两个果能按季节成熟，奉献给人民，是甜瓜？是苦瓜？是淡瓜？很难说啊！看看我编的这些短篇，举一反三，大概也是淡瓜吧？可惜的是几十年的美好时光，辛勤的劳动都付之东流了。时耶？命耶？

我种不出鲜美的甜瓜来——写不出美妙优秀的作品，只能拿这种货色奉献给读者，我是很愧疚的。阳光雨露不是不充足，为什么瓜不甜呢？显然是瓜苗的根须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里，在芬芳的泥土里没有扎得深和广，没有从人民的生活中吸取各种丰富的养份，所以瓜不甜，作品干巴没有色彩是不足为奇的。

噫！话不在多，心诚则明，我开诚布公讲了这些老实话。读者诸君，这本小册子的确质量不高。这瓜不甜，淡而无味，或还有点儿酸楚的味道。我之所以把这个集子献给读者，老实说，颇有些敝帚自珍的心绪哩！

——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，于沈阳。

目 录

自 序

古城.....	(1)
一羽.....	(18)
夜海棠.....	(30)
决心.....	(40)
第二代.....	(44)
豹子.....	(49)
穿插.....	(57)
夜渡.....	(75)
验收员.....	(91)
重逢.....	(114)
我不过出了个小点子.....	(136)
邂逅.....	(154)
撵猪.....	(185)
药.....	(195)

中秋节.....	(203)
会见.....	(220)
金色的阳光.....	(242)
收获.....	(258)
温暖的草地.....	(275)

古 城

一

四月，愉快的天气。

太阳，暖和和地照在纤丽的白丁香上。蜜蜂拨花探蕊地忙着，人们是懒洋洋的。

怪闷的，又放春假啦。

——上哪儿玩去？颐和园吧，去过了。碧云寺，没有这股劲儿。南口，看长城，游十三陵，太远。哪儿去好呢？……自个儿在心里咕噜着。

串门儿去吧。走了一家又一家，碰了一个钉子又是一个钉子，独个儿还是在槐树下踏着原来的脚痕，倒数着脚步回公寓去，灰尘是扑着面哪。心里可带点怅然的愤怒的情绪：春天了，人们就不应该在家里？哼，我偏不出去！

……

这一天，躺在床上，哼着西宫词，隔着短垣听小贩们怪有意味的叫喊声。一天的光阴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大半。

说不出去，才是假的呢，很早就上馆子吃了晚饭，自个儿拖着一条长影子慢吞吞地爬上城墙。在那么高的古城上，远眺落日斜辉，碧烟笼树，够多么有味儿！

我在朝阳门一带城墙上徘徊着。大车，在城门洞轰隆轰隆的响着。煤灰染成黑脸的大汉，吆喝着赶着驴子。人们象水似地从洞口流进出。我一个人沿着城垛子，数着砖头走：一二三四五……人是寂寞地走着。

城上长着野草，生着野花，转过一个堡垒，再往前走。走，低着头。斜阳从西山那边射过来，幽然地。

看着城外的小河。那小河，冬天是满头满脸地裹着围脖儿，在上面坐过冰车的，花上两个大子。现在，河中浮着青苔，几只白鹅，无拘束地游着，漾着。偶尔摘一朵两朵野花，把花插在西装小口袋上，独个儿微笑着：现在，咳，我是占领了这座古城啦！

呸！我占领了这座古城？瞧哪！那一丛紫色的牛蒡花边，不是坐着一位穿浅蓝色衣裳的姑娘吗！这才怪呢，还有人肯到这儿来？

把脚步慢慢地放轻，心里想：您来这儿干嘛？把脚步又慢慢地放重：啊，她来画画的呢。

我不知怎样走到她背后去的，她镇静地不回过脸儿来，慢条斯理一笔一笔地在那画板上打着细细的线条。周围是静的，她也是静的；线条是细的，她的心也是细的吧。

那画板上钉着一张二尺来宽的图画纸，白白的一角，已被铅笔涂上远眺下的东交民巷的轮廓了。她朝城内远远地看了一些时候，再画上几笔，过后，又托着颐沉思，沉

思……

再往前走，脚步是跟着一种意外的骚动的情绪走着，慢慢地。猛地回过身来，再走。我看清她的脸了。那是一个略带圆型的少女的脸，双眼皮下遮着一层密密的睫毛，深藏着一对清润发亮的眼睛。只是一瞥，她左手理下被风吹散的鬃发，又看上画板了。

看看城外的小河。眺望着远处的尘烟。再看她那不甚丰满的背影。我还是沿着一段短的城垛子，来回地走着。

黄昏的景致是幽美的，别有风味，可是只留下一丁点微弱的气息了。黄色的斜阳无力地映着天边的晚霞，象在画里。

她站起来，一双手两边向上伸着，似疲倦地。收拾了画具。一副苍白的脸上，两颊略微带点焦红，大概是不十分健康的象征吧。她淡淡地走过我的身边，慢慢地又下了城坡；晚风吹着她的黑短裙，飘飘然，飘飘然。

看她上了洋车。路灯象害病似地吐出灰黄的光辉，浅蓝的视线慢慢地模糊在远的人群里。

我默默地站着，顿觉忘了夜幕已笼罩。

二

第二天，我还是照样地上那边去。

深紫色的牛蒡花仍是浓浓地盛开着。风吹来，城草象老头子的胡髭似的，摇晃，摇晃。但是，没有那位姑娘啊！

心头开始感觉空虚。手撑着颐，让斜阳的触手抚摸着

我的脸，我的散乱的头发。我闷闷地站着，瞅着，瞅着；大街上的人象蚂蚁似地蠕动着；一辆黑得闪光的雪佛兰，不作声地从蚁群里冲过去，象一个大甲虫似的。

站累了，我铺块手绢儿，坐在牛蒡花边，——那儿是那位姑娘坐过的。嗡嗡的蜜蜂，在头顶上飞来飞去，绕着圈儿。

路灯亮了，一天又过去了！

我独个儿寂寞地回来咧！

黄昏的佳景，应是天天有，不管刮风下雨，都有一种味儿。这是第三天的黄昏哪！天气是晴朗的，太空中，蓝色的底片下，有一片片的彩云叠着，飞着。

一个愉快的黄昏啊！

当我在城墙上，再数砖头时，一个浅蓝色的背影又在我的眼帘中出现了，我很快地走过去，不自觉的。

脚步声打破了她的镇静，她猛地回过头来，象是微微地点了点头。我终于迟迟地说出：

“您来得早啊！”

她轻轻地应了一声，好象没有听真，那支铅笔又在旅行了。

我象放了一个四十二生的大炮，远远地返回来一个回声，什么感触呢？淡淡的哀愁和欢欣。

时间是快的。她的画稿刚成一大半时，西山边的斜阳，只留了一抹红脸哪！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拾缀好了画具，默默地点了一个头，就走了。走，一个柔和的姿势。我用眼睛送行。

两个年轻的西洋女郎，戴着两顶大大的软帽，淡青的骑马裤上套着紫色的西装，两匹骏马喘息着，低着头走，在城门洞进来，轻柔的笑声，随风飘到城上。浅蓝色的背影下的车轮，在马头前转着，转着。

“愉快的春假啊！”我是愉快的。心里想着那张未完成的画，就预期着明天的黄昏。真的哪！第二天我去的时候，那张画已经涂上一大半的颜料了。

那画面，上面是深蓝的天空，下面一边是簇齐雄壮的东交民巷，一边是威严完整的皇宫，黄色和红色的瓦相映着；粗粗几笔的大街，旁边矗立着不少大院和洋房，槐树疏密相间，远远的一角，有几所影影绰绰的城楼，那么巍然。一张美丽严肃的画啊！

“画得真好！”那张画是值得赞美的。

她回过脸儿来，有点儿红。还笑呢，那无声的笑劲儿，从嘴犄角漾到腮帮儿，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她摇摇头说：

“画不好呢。您，您贵姓哪？”清脆的声音。抬起她的脚边的一本打稿簿，上面很细秀的写着三个字：宋安弟。用她的铅笔，在画稿的空白处，写上我的名字：周其俊。我指着簿面上三个字问她：

“这是您的芳名吧？”

她点点头。一面在画面上润饰着，一面说：

“您象南方人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杭州是我的故乡，家住上海。您呢？”

“我吗？”她的脸上浮上一个怀乡病者的微笑：“同贵处一样有名的地方哪！苏州。许久没有回去了啊！”

叹息地。

“苏州，梅雨天的时候，骑着驴子，踏上城外的小路，有温和凉爽的风，我喜欢的地方呢。您想回去吗？”我忆起了那有诗意的地方。

“我要陪我妈，她太寂寞了！她喜欢这儿，我也喜欢的。”她接着又说：“故乡嘛，也有讨厌的。”

在一种他乡逢故人似的情谊之下，谈话的资料象石子，击破水面似的一圈儿一圈儿的扩大起来。

她说她现在不上学，因为身体不好，高兴画就画点，她是喜欢画的。她还说下礼拜六她想到中南海去写生，也愿意我去看她画画。说起身体，我说去打球吧，总会好的。她的眉尖轻轻地蹙起来，她说：

“父亲啊！他前年死在意大利公使任上，肺结核是他的遗产之一！那年，那年我比现在还小哪，医生说伦敦那种雾天，对于我的身体不适宜，所以我同母亲先回国了，自后就没有见着父亲啊！——所以，运动对我绝了缘！”一种怅然的情绪，布满了被斜阳所返照的红脸上。我沉默着，想着：有朝一日呀，这位天真的姑娘是会被肺结核菌所啮倒的，那时候啊！——

我不敢想下去，沉默着，心里萌芽着一颗苦痛的种子，别人不知道的。

她把画全修饰好了，脸上浮着得意和沉思的微笑。用笔杆敲着画板，她那清澈的眼波闪动着，对我说：

“喂，您说这画叫什么名儿好啊？”

“古城两个字好不好？”沉默中，经她的有灵感的眼

光启示，我不经思索地说了出来。

“古城？好！挺有意思。”说着，在画纸的右上角，题上“古城”。下面写上：O.D.Sun.6,4,1930。

从城外飞回来的倦鸟的声声里，我和她下了城坡。她坐上洋车，扬了扬胳膊，梦似的微笑着说：“再见！”

三

往后我常有机会陪她去写生：到中南海画过水草，也到南下洼画过那平原野景，也曾陪她到万寿山画排云殿和十七孔桥。友谊往往因环境的缘故走上别一条路，可是我是胆怯的，我不敢说出这藏在心头的秘密，这埋在心底的苦恋！

倘若说她的嘴是沉默的，那是错的。一说起父亲，一说起图画和音乐，她就说个没完。一看她那张活泼的嘴，我就心着急，为什么我的嘴不能表示我的意思呀？我痛苦着！我愿她多沉默，因她话一说多，就晕红着脸，喘着气儿，怪可怜儿的！那鬓发的细声，鞋尖的悄语；那蒙雾似的眼光，梦似的微笑，一切在沉默里，在寂寂残红的沉默里，别人不懂得，只有我懂得的沉默啊！

也是这么沉默着：我同她坐在中山公园的古柏下，前面是御河，河中的荷叶轻轻地摇曳着，叶上的水珠滚着，滚着。游人不多，环境是静的，静悄悄地。她双手揉着一根青草，注视着河中的荷萼说：

“我喜欢这儿，更喜欢这一会儿，将来荷花开时，在

静静的早晨，我还要来；可惜这儿的荷花是红的，我喜欢白芙蓉，您呢？”

“我喜欢白绣球花，那么蓬蓬的。”可是我心里想着不敢说出：——什么花都好，姑娘，我恋着您啊！

心里是痛苦的，忧郁地。

“父亲喜欢红牡丹，我妈喜欢黄菊花，您——怎么哪？象诗人似的忧郁呢！”她看出我的阴郁了，这天真的姑娘！

我嗫嚅着。终于掩饰着：

“想起一个朋友哪！”

“谁呀？能同我说吗？”她真切地问着。

“那个朋友，那年他在杭州，他恋着一个年轻的姑娘；他俩常常一块儿走着，玩着。到玉泉寺看过大鱼，也曾同吊过苏小小和曼殊大师的墓，他恋着她，可是她不知道！她不知他每天消瘦的原因——”

“这位姑娘现在杭州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清楚，只知道她是花似的，嗟，对了，象白芙蓉花……”

她睁着眼望着天空，象怀乡病人似的望着。我是沉默地，沉默地。

沉默地，我常常在教室里，盯住老教授的胡髭不转眼儿的呆看一半天。想什么呢？我心头有个秘密，一个沉默的恋。我不敢告诉同学，他们会拿去做新闻似的来笑我的。想写信告诉母亲，但是，怎样措词呢？我难为情。这一颗痛苦的心，别人不知道，自个儿是知道的，啊！想，想，想起来是不应该的：她是那样的天真，那样的纯洁，

拿她做恋的对象是一种褻渎的行为！她是配在深山幽谷里独个儿玩着，息着。那里有奇卉异草，没有狂风暴雨；梅鹿供她驱驰，猛虎任她指挥，黄莺儿和百灵鸟是她的侍儿。那儿，有美果，有醴泉。清风徐来，四季皆春，“自然”会使她健康的。……我惘惘地幻想着。可是，我恋着她哪！

为了她的健康，我常常失眠，可是，失眠有什么用呢？我痛苦着。

一天，正是太阳骄人的时候，她从五龙亭通电话来：

“我想画画呢，我妈也在这儿，您有空吗？——快点儿来吧！”

我换上连领子的衬衫，我喜欢穿的哪，再打上那条心爱的淡蓝的领带，那是去年生日时，父亲送给我的。我不喜欢插别针，也不愿意穿背心，让薰风随便地吹拂着我胸前的领带，我喜欢那样儿。

北海的荷叶刚展开一半，摇船的人恰露出一个头来。靠栏杆的椅子上，坐着一位中年太太，旁边站着的是她。长的浅蓝色的旗袍上有小小的白圆点，怪静娴的。短短的袖子下露出白的胳膊，手反捏着。

“……”第一个送过来的，是一个少见的顽皮的笑哪！

我谒见了她的母亲，她有一个中年的忧郁的脸，很自然地常挂着慈祥的微笑。宋太太先谢我每次对她的姑娘的关照，后再问及我的学校，我的家庭，象很快乐似的，我是红着脸应着。

安姑娘说要取景，三个人不吝惜脚力地走着。在小径